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老上海邻里间称呼已婚上点年纪的女性不外乎两种:一是冠以男主人姓氏、带有敬意的叫法,如“李家姆妈”“张家姆妈”等;另一是以其子女中排行老大者“冠名”(包括乳名)、较为随和亲近的叫法,如“福康娘”“菊香娘”等。

当年我所住老式石库门位于曹家渡闹市口弄内,四方的天井左右、前后、上下住着十来户人家。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我家楼下住着一对宁波籍老夫妻,男人是工厂木匠,人称“老木匠”,女的操持家务。他俩育有两女一男,大女乳名小毛,于是“小毛娘”之名就被左邻右舍叫开了。小毛娘有一张福搭搭的面孔,不管家事“闲事”,她皆一脸认真,为此,被大家推举为居民组长。里弄若是有公益劳动,如每到天热的爱国卫生活动,她总是拎起扫把、铅桶带头走在前。最具标志性的,是她那一头乌发一年到头梳得油光锃亮,后脑下方挽一个“乌龟团”(发髻),有时急走几步,还颠啊颠的,自有一番复古风情。要知道,不出十天工夫,小毛娘就要专程请梳头婆上门修剪、清洗、梳理,抹上刨花水定型保养呢。

小毛娘对家人,特别是对自家的赚铜钿人——木匠老公周到体贴。夏日傍晚,我常在楼窗上看到小毛娘搬出自制可拆卸的小木台、小凳子,接着黄泥螺、臭冬瓜、咸鱼、雪菜发芽豆之类,从屋里次第端出。摆上桌后,还要斟好一盅绍兴黄酒,不用多久,邻里们便可听到老老在微醺中发出自说自话的宁波腔。对旁人,小毛娘天生古道热肠,谁家夫妻矛盾、哪家邻里不睦,她都会放下家务活,第一时间上门做工作,且苦口婆心,见效方止。有时,为出面“调停”,自家煤炉上的饭菜烧糊,也不止一次。下雨了,谁家没及时收下晾在天井里的衣服,她会帮忙收下叠好。一季度一次粮管所下里弄发放粮票、布票之类,哪家没空,只要隔日将私章交于她,她就会代办,晚间送上门。

小毛娘还心灵手巧。每到端午前夕,这天井的井台便是小毛娘大展身手的舞台,只要邻舍有求,她必答应,无论三角粽、斧头粽、小脚粽还是枕头粽,各种样式她都在行。连日忙碌,她自家的粽子包不成了,这也不打紧,邻里自会以煮熟的粽子送上门道谢。日长世久,这一“一包一送”不仅唤起邻里人情往来合奏曲,也平添了老弄堂的烟火气。

小毛娘的儿子比我大两岁,我与他同在静安寺一个中学读书,于是每日早晨我会提前到楼下约好同行。有时,他还在吃早饭,小毛娘就叫我进家坐一歇,我便看到她与众不同的人格:老式木床上挂着蚊帐、一只古色古香的马桶箱紧挨床尾。据说,此马桶箱还是小毛娘的嫁妆呢。

我退伍回沪分配工作的单位,正好是老木匠退休的单位。如此,小毛娘每月到领工资日子,就将私章交于我,托我到财务处代领带回家,节省时间精力做家务。难忘的记忆是,某年隆冬一日,雪后天寒地冻,下班我将退休工资带回交她时,她竟从焐饭窝里掏出一个热腾腾的烘山芋给我,以作报李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日,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结尾外景在我弄开拍(主人公李侠曾在我弄潜伏活动),当天下午到晚上,小毛娘与摄制组一样忙个不亦乐乎。先是戴上纠察臂章在外围维持秩序,后或许她有着与生俱来的上海老太太标准形象,竟被导演相中做群众演员——安排她在弄堂显眼处装模作样在脚桶搓板上洗衣服,主人公李侠从她身边走过,于是小毛娘与大演员孙道临“同镜头”的佳话不胫而走,小毛娘也成了“电影明星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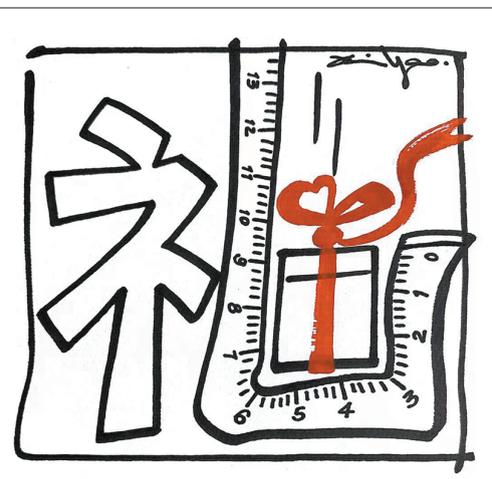
1987年冬,单位分我北新泾新房,我搬离旧居前与邻里告别,当然不忘与已是白发苍苍的小毛娘依依道别。时光流逝,岁月含香,几十年前的小毛娘形象,是我一生无法释怀的记忆。今天是妇女节,格外想念这位兼具中国女性美德、足可代表许多中国妇女的老辈人……

在中国人的生命图谱中,马从不只是寻常家畜。十二生肖中就其位次,万千成语与诗篇中,更藏着它关于速度与忠诚的古老隐喻。然而,若将目光投向文明流转的宏大时空,这匹熟悉的生灵便悄然褪去温顺外衣,显露出另一重非凡身份:跨越山海的文明信使。

自上古以降,从中原遥望西域,优质骏马便是那片遥远天地最珍贵的献礼,是物物交换清单上最耀眼的顶级通货。它不仅是代步坐骑,更是权力与威望的象征,是打破地理阻隔、传递文明讯息的鲜活载体。一匹西域良驹东来的蹄印,踏出了一条条无形却壮丽的文化通衢。

而海派黄杨木雕作品中便藏着不少这样的“马”。交错奔驰而过,赵云坐骑于敌

雅玩



智慧快餐
郑辛遥
礼表心意,往来有度。

1992年12月中旬,上海下了一场漫天大雪。早上醒来,睡眼惺忪间,感觉窗外特别亮。起身从我们209寝室望出去,天地间一片雪白,尤其

来,这个人跑到我们跟前,竟然光着膀子,下面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!原来是我们中文系92专2班的L同学,裸露的皮肤冻得通红,脸色更红,除了冷冻使然,红红脸膛上写满的是兴奋!

冰冷的快乐

“你怎么在雪地里跑啊,还光着膀子!”我们异口同声地问。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下雪啊!”L同学高声喊,右手擦紧拳头,在空中来回挥舞了几下,“走了!”

那是他们班的其他男生呢?2班绝大部分男生都来自广东茂名。好奇心指引着我们先“放下”那碗拉面,一路小跑,来到他们那间位于校车车库二楼的大寝室门口。眼前的景象好像

蛇年冬暖,三九、四九天气也没影响我在山地剝野蔬菜、青蒿、田紫草;马年春早,春节前两天我已买到露天生长的羊角葱,给餐桌增添意想不到的喜气。

有《蔬菜歌》说“正月菠菜才发青,二月刨得羊角葱”,不知此歌出于何时何地,在鲁南,这些年露天生长的羊角葱多是在惊蛰前就上市了。每年此时,我用它或调咸菜,或蘸甜面酱,或佐以红豆腐乳,或炒鸡蛋,一咬再咬这异常鲜嫩的菜园“春”。

家乡菜园常见的葱有大葱、鸡腿葱、火葱和香葱四种,羊角葱是上年冬季收菜时预留的大葱或鸡腿葱,留它一是作“咬春”菜用,二是等待它开花结籽。此葱种植皆是沟封,颇能耐寒,在零下十摄氏度左右的严冬天气,外叶或叶梢虽被冻干,近土以下的叶芯却安然无恙。

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。羊角葱因沟封土地深厚,冬去春来更能多得地下上升

的阳气而快速生长,长势也就有些愣头愣脑的样子,其叶如同倒“八”字形状的山羊角,故得此名。沟葱白儿长,速生叶儿胖,此时的羊角葱鲜嫩无比,微甜少辣,冬储大葱的味道与它比已是“老朽”不堪了。古代有人想在寒冷的季节第一天吃到鲜葱的大葱,曾“覆以屋瓦,昼夜燃篝火”在温室种养,只是提前收获的这种葱,其品质远逊于露天经风雨、见阳光的同种作物。

旧时,家乡人长居外地者有言:“想山东,盼山东,山东碾拧卷大葱。”不知葱者以为这是恋土难移的凡人粗食之语,实际并非如此。食欲不佳者都不妨一试这“食疗方”。没有碾拧的地方也无妨,总还有馒头、烧饼之类,一口饭一口葱,看看刺激味蕾,增进食欲不?

宋人王荆公诗有:“唯有春风最相惜,一年一度一归来。”我借“春风”之事也多,“咬春”食葱此其一也。

跨越山海的文明信使

王冕
军面前凌空跃起。肌肉的起伏是欧洲雕塑的理性,腾跃的神韵却是中国画写的写意。马腿肌肉的每一丝颤动都像在复述一个古老真相:这生灵从来便是文明间的信使。

“啾啾,啾啾……”随着一阵清脆细碎圆润短促的叫声,一个隐藏在芦苇深处的长焦镜头,悄无声息地转移方向,盯着前方约百米处,一群欢畅嬉戏的鸟儿。长久等待,有趣的瞬间终于出现。

“鸟叔”的镜头一直跟踪拍摄的一对恩爱鸟夫妇,经过16天共同孵卵,今天开始准备给刚刚破壳的5只雏鸟喂食。“鸟叔”把镜头盖打开的时候,阳光正好照亮最东端的苇梢。雏鸟羽翼未丰,翅膀茸毛似有若无,在朝阳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双翅扑棱,双腿弹跳,争着抢食。鸟爸鸟妈每天将捕捉来的食物抬高一点,再抬高一点,就这样,雏鸟每天在吃吃喝喝、跳跳蹦蹦中得到锻炼,开始逐渐变得强壮。

镜头后面的“鸟叔”注意到,鸟爸鸟妈从不贪嘴,它们将食物都喂给了雏鸟。雏鸟一天天长,羽翼渐丰,鸟爸鸟妈便准备带领孩子们学习飞翔、自主觅食。然而,十个指头有长短,有两只雏鸟对温暖之巢恋恋不舍,赖在里面不想离开,鸟爸鸟妈叽叽喳喳商量了几句,三下五除二就合力拆除了鸟巢,逼迫偷懒的小家伙离开舒适的安乐窝。就这样,雏鸟出壳逾十日,便和父母一起飞向茂密的芦苇深处,开始新的生活。

这群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的生灵俗称苇雀,学名震旦鸦雀,有“鸟中大熊猫”

生热闹:一个个脸盆里的雪都堆得老高,像过年时桌上堆起的供品一般,有人把脸盆搁在桌上,托着腮静静地瞧着它;有几个人哄笑着打雪仗,碎末四处飞舞;有人捏了一个雪球,从左手心扔到右手边再扔回来,等变得跟鸡蛋大小小时,一把就丢进了自己嘴里;还有人干脆把装满雪的脸盆塞到床底下,大概准备好收藏着吧!

这时,查寝室的J老

师来了,看着从里面流到门口的水,再走进去一看如此情景,明显皱了皱眉头,嘴里嘟囔道:“啊!哪能这样啊,地高头一塌糊涂,伊拉阮没看到过雪啊?”

可不是嘛!这群同学来自茂名地区的高州、电白等地,那里,北回归线正好穿越而过,他们自然不

可能看到过冰雪世界。从热带家乡来到黄浦江畔遇到如此奇景,这群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当然会开心成这副样子!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一转眼,这幕有趣的场景已经过去三十多年,当年的靓仔们还记得否?你们还会时不时地回味一下这份“冰冷的快乐”吗?

蛋糕回来了

每到过年,我都不禁回想起童年过年关于蛋糕的趣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沪郊,过年时手里拎一只奶白大蛋糕,再配上苹果饼干蜂蜜浆,几乎是拜年的标配。

记忆中有亲戚拜年时送来一只蛋糕。我妈严正声明不许吃,说它还未完成“使命”。既然蛋糕不属于我,看看总可以的吧。趁她不在,我偷偷打开盖子。白白的奶油太诱人了,我贪婪地看看,闻闻,直咽口水。最后理智输了,欲望派遣我的手指轻轻刮了一朵奶油花的花瓣送进嘴里,香甜的奶油顿时在口腔里春暖花开。一张贪吃的嘴,一颗怕挨骂的心,往往会激发无限潜能,我移动了一颗装饰蛋糕的染色红樱桃遮挡住了消失的花瓣,手忙脚乱地绑好蛋糕盒绳子,一番操作天衣无缝。

记忆中童年的春节比现在冷得多,家里没有取暖设备,蛋糕冻得梆梆硬,吃进嘴里的奶油第一口有白砂糖的颗粒感,随着糖粒的融化,又变得绵绵丝滑,这种神奇口感一直留在记忆里。长大后才知道,当时为了模仿西点,又迫于物资、技术的匮乏,实验出这种低配奶油,主要成分是鸡蛋的蛋白,打发后加入糖,起到增甜和防止蛋白消泡的作用,为了增加浓稠度,再适当加入一些添加剂,然后裱成花朵、龙凤、寿桃等传统花样,加上几颗鲜红的着色樱桃点缀。这八块钱一只的奶白大蛋糕,成了“传递祝福的甜蜜使者”,在亲友间流转,是当时妥妥的“网红”。

第二天,我妈帮我换上新衣,给羊角辫扎上红头绳。我爸骑上二八自行车,后面载着我妈,拎着这只蛋糕;我坐在前杠上快乐地晃着腿,出发走亲戚去喽!又过了几天,又一位亲戚来拜年,带来一只同款蛋糕。因为春节接近尾声,蛋糕也完成了传递的使命,我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,让我的胃成为蛋糕的终点站。当我神圣地打开蛋糕圆盖,准备开启美味之旅的那一刻,我看到一颗鲜红的樱桃静静地躺在一片空缺的花瓣上,仿佛抿着樱桃小嘴对着我笑:嗨,我回来了!

七夕会

此马是双重“混血”:血脉里,回荡着汉唐以来西域天马奔腾的远古基因;形神间,凝结着土山湾融汇中西的现代技法。当赵云的马蹄踏过黄杨木的年轮,踏出的何止是长坂坡的硝烟尘土?那分明是汉时大宛的蹄声、唐代丝路铃响、近代上海港的汽笛,在木纹里叠成一首立体的文明交流史诗。当目光掠过那些细腻的马鬃时,望见的是整个亚欧大陆的风,正穿过千年时光与木头纹理,吹拂而来。

一匹马,载着岁月的重量,也载着交融的光芒。它在史书中留名,在文物里永存,在刀刻中定格。原来所有跨越山海的相遇,所有穿透时空的交融,都能在一匹马的身姿里,寻得最温柔的印证。